

64 懲罰

這是一個溫暖的初夏夜晚，刺鼻的菸味和金銀花芬芳的香味混在一起，小屋後面的柳木花園和草坪裏，蟋蟀在單調地吟唱，樹蛙在拼命地吼叫。

琳達和喬治默默地坐在陰暗的門廊盡頭，他們沒有凝視對方，也沒有撫摸對方，他們在聆聽夜聲，已經聽了好一會兒了。

最後，喬治終於開口了，聲音輕得像在耳語：「琳達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你真想知道嗎？」

「我不是在問你嗎？」

「我正在想我們做的那個完美的案子，」她輕聲說，「我在想湯姆。」

他沉默了許久，然後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們殺害他的那個晚上，就像今晚一樣。」她說。

「別用那個字眼！」

「這裏沒人聽見。」

「別用那個字眼，琳達，我們說過，不用那個字眼的。」

「那是一個和今晚一樣的夜晚，」她又說。「你記得嗎，喬治？」

「我能忘記嗎？」

「那時我們真不該那麼頻繁見面，」她說，「如果我們小心點，他就不會當場抓住我們。但那是一個可愛的晚上——」

「聽著，」喬治說。「就是那晚不被撞見，也是早晚的事，我們掩蓋不了多久的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

「一切都很順利，」喬治說，「那晚沒有人，我們的計劃成功了。」

「喬治！爲什麼我們那時不一起私奔呢？在那天晚上之前？爲什麼我們不乾脆到某個地方去呢？」

「別傻了！」他說。「你知道我沒有錢，我們能到哪兒去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當然不知道。」

「假如湯姆不是那麼嫉妒的話，」琳達說，「我可以請求他離婚，事情就簡單多了，我們也就不會做那種事了。」

「可是，他的嫉妒心實在太強了，」喬治說，「他太嫉妒，他是個傻瓜，我不後悔發生的一切。」

「那時我也不後悔，」她說，「可是，現在——」

「你今晚怎麼啦？琳達，你真奇怪。」

「那晚和今晚非常相似，」她第三次說道，「金銀花、菸、蟋蟀和樹蛙，和今晚一模一樣，喬治。」

「別說傻話了。」

琳達在黑暗中輕輕地歎了口氣。「喬治，爲什麼我們要殺害他？我們爲什麼要那麼做呢？」

「因爲他撞見我們，所以我們那麼做。你爲什麼要這麼想呢？」

「那時候，我們說因爲我們相愛。」

「是的，這是原因之一。」

「原因之一，」琳達重複道，同時急促地笑了一聲。「那時候有這個原因就行了，有這個原因就什麼都可以做了。」

「你爲什麼這麼說呢？」喬治嚴肅地說。「我們完成了一樁完美的謀殺，琳達，那時你也是這麼說的——至今沒有人懷疑過，他們都認爲是意外事件。」

「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們的看法。」

「那麼，你怎麼了？」

琳達輕聲說：「喬治，那樣做值得嗎？」

「當然值得。我們廝守在一起，我們結婚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們一直很幸福。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你總是說你很幸福。」

「你呢，喬治？」

「我當然幸福啊！」

琳達沉默了。遠處傳來一條狗的吠聲，以及蟋蟀的合奏聲。

最後她說：「我真希望我們沒有做那事。」

「琳達，那是一次完美的謀殺！」

「是嗎，喬治？真的嗎？」

「我認爲是的。」

「以前我也這麼認爲，但現在不這麼想了。」

「別這麼說。」

她長嘆了一聲：「我忍不住，我害怕，我已經害怕很久了。」

「沒有什麼可怕的，」喬治說。「我們不會被抓到，你和我都不會。」

「我們都不會。」

「我們也不會受到懲罰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我們不會嗎？」她輕輕地說。

「琳達——」

「沒有什麼完美的謀殺，喬治，」她說。「我知道，你現在也知道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

「你知道，你知道的，就像我知道一樣，我們心底深處，從一開始就知道。我們不是沒受到懲罰，喬治——也沒有罰夠，不過，很快就要結束了。」

此後，他們默默地坐著，無話可說。金銀花濃鬱的香味緊緊地裹著他們，蟋

蟀的叫聲幾乎震破他們的耳朵。他們不看對方，不碰對方，只默默地坐在陰暗的門廊盡頭——回憶——等候——琳達和喬治就這麼坐著，他們已經是七十九和八十一的高齡了，五十年前，他們做了那樁完美的謀殺案。

----- (完)